

哈依丽和哈依南系列童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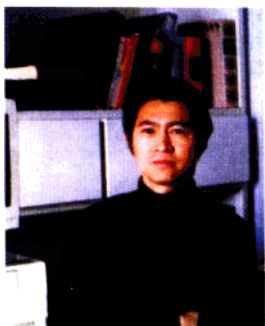


白雪公主之谜

谢徽 著



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小朋友，你认识我吗？不认识？真的？那你知道我吗？也不知道？哦，太惨了。你再想想，想不起来？

可我认识你啊。真的，你别不信。（吹牛。你心里一定在这么说，你怎么知道谁要看你的书？）对不起，你错了。我当然知道谁要看我的书，而且我还知道你想看什么样的书，不然，我怎么写呢？（这个叔叔爱吹牛。你一定会这么说。）对不起，你又错了。我可从不吹牛。不信？那我们就打赌，如果这本书不是为你写的，或者这不是你想看的书，那我就请你吃肯德基，哦，不，还是来串羊肉串吧，便宜点。不过要是你输了，请我怎么？哈哈哈！

来，还是伸出手来，让我们做个好朋友！正在我的名字：谢徽，属羊。虽然是食草动物，却挺喜欢吃肉。（不好意思。）你如果想找人说说心里话，请到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《顽皮娃娃》编室来做客，找顽皮叔叔——那就是我。



目 录

白雪公主生命进入倒计时……	1
奇怪的枪声……	7
白雪公主泄露的秘密 ……	26
姐妹俩上了公司的“红名单” ……	36
破译密码 ……	58
雷克博士的难题 ……	87
PT 公司的阴谋 ……	109
营救雷克博士……	121
“暴风眼”计划……	143
大爆炸……	169

白雪公主生命 进入倒计时

放学后，哈依丽和哈依南就急着往回赶，她们急着想回家跟她们的宠物狗白雪公主在一起玩。白雪公主可不是一般的狗，它聪明极了，早上，它会准时叫姐妹俩起床，晚上，它会把姐妹俩乱扔的什么袜子啊、书包啊全都收到一起，这样，姐妹俩起床就不用老是东找西找的着急了，而且，它还会许许多多其它小狗不会的本领，它会跳舞，会模仿许多鸟儿的叫声，甚至有一次它还轻轻地哼了一首小曲呢。

姐妹俩推开房门，就迫不及待地叫了起来：

“白雪公主，白雪公主！”

可屋子里静悄悄地，没动静。这怎么回事？姐妹俩又叫了几遍，白雪公主还是没出来迎接她们。这可有点奇怪了，要在往常，只要两人的脚步声远远地传来，白雪公主早就跑到门边等着她们了。可今天发生了什么事？

白雪公主怎么啦？

俩人放下书包进了房间。四下查看，却没见到白雪公主。

“白雪公主！”她们又叫了一遍，还朝床下面看了看，仍然没有白雪公主的影子。姐妹俩有点急了。转身出了房间。就在这时，她们看见白雪公主一身泥土从门外进来了。

“白雪公主，你怎么啦？”两人迎上去抱起白雪公主。白雪公主浑身颤抖，眼睛红红的，望着她们，不停地呻吟。哈依丽伸手摸了摸白雪公主的鼻子，叫了起来：

“不好了，白雪公主生病了。”

哈依南也伸手摸了摸白雪公主的鼻子，也急了：

“怎么办？”

“快，快送它上医院。”

姐妹俩抱着白雪公主来到宠物医院。

她们从来没到过这里，没想到医院里病号还不少，什么小猫啊，小狗啊，小鸟啊，把医院挤得满满的，甚至还有一头小熊，正在发脾气，它的主人怎么也哄不住它。这些动物也不讲文明，又是叫又是闹，还随地大小便，把个宠物医院弄得臭气熏天，简直是一团糟。姐妹俩捂着鼻子，抱着白雪公主来到急诊室。

急诊室里坐着医院的院长，有五十多岁年纪，秃顶，戴一副金边眼镜，看上去就像有学问的样子。见到姐妹俩抱着白雪公主进来，他抬起头，问：

“怎么啦？”

“白雪公主生病了。”姐妹俩回答说。

“让我看看。”院长站起来，“来，把它放到床上去。”姐妹俩把白雪公主放到床上。院长掏出听诊器，听了听白雪公主的脉搏，又抓住白雪公主的前爪，摸了摸脉，皱起了眉，自言自语地说，“这怎么回事？我怎么没见过这种症状？”

哈依南一听院长这么说，生气了：

“哼，亏你还是院长，连这么点小病也看不好。”

院长却一点不生气，态度挺好，解释说：

“这狗不像生病，可也不像健康的样子。”

姐妹俩被院长弄糊涂了：

“你什么意思？又没生病，又不健康，那是什么？”

院长眉头皱得更紧了：

“是啊，我也说不清楚。”他想了想，说，“这样吧，你们先带白雪公主去照一照 X 光，看是怎么回事。”说着，他低头填了一张透视单，“也许 X 光能发现一点问题。”

姐妹俩正要接过透视单，这时，却见白雪公主从床上一跃而起，猛地向透视单扑去。三个人不知它要干什么，

也没想到要阻止它。它用爪子抓住透视单，拼命地又撕又咬。

“你怎么啦？”哈依南叫了起来，伸手去夺透视单。可平时挺温顺的白雪公主却突然发出一阵可怕的吼声，吓得哈依南急忙缩回手。院长在一旁也看得目瞪口呆，他还从未见过这种情形。

“白雪公主，快把透视单放下。”哈依丽在一旁大声命令。可白雪公主不但没有停下，反而更加用力地撕咬着透视单。院长急了，从桌旁拿起专门对付动物的皮鞭，准备用武力来让白雪公主屈服。

白雪公主看见了，大叫了一声，突然将透视单往嘴里一塞，用力吞了下去。然后从床上一跃而下，跑出了急诊室。

三个人全被弄傻了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

哈依丽和哈依南回到家。看见白雪公主正躲在床下，浑身发抖，看来它也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了，所以才吓成这样。姐妹俩不忍心惩罚它了。哈依丽轻声地对它说：

“白雪公主，你出来吧，我们不打你。”

白雪公主“呜呜”地叫着，不肯出来。

“白雪公主，你为什么要撕坏透视单？”哈依南问，“透

视又不是打针，一点也不疼。”

白雪公主还是“呜呜”地叫着。一直到天黑，白雪公主也没有从床下出来。

晚上，爸爸妈妈都睡了，哈依丽和哈依南也准备睡觉了。她们刚刚关了灯，躺在床上，却见白雪公主从床下爬了起来，跳上床。姐妹俩被它反常的举动弄糊涂了。白雪公主从来不上床的啊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两人正要发问，白雪公主却突然开口说话了：

“我快不行了。”

“你……你……你会说话？”姐妹俩这下可真是目瞪口呆，眼珠子差点没掉出来。

“是。我会说话。”没想到白雪公主会说话。

“可，可你从前怎么不说话？”姐妹俩眼睛瞪得老大，“你，你不会是魔鬼吧？”

“我不是。世界上没有魔鬼。”白雪公主说话的口气可真像个学问渊博的老师，“可我平常不能说话。我也不敢把自己的秘密告诉任何人。”

“那你今天怎么说话了？”姐妹俩不明白。

“因为，因为我要死了。”

“什么？”姐妹俩一听急了，“你，你得的什么病？你为什么不让医生给你检查？”

“我不能让医生知道我的秘密。”白雪公主叹了一口气

气，“我的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。我只剩下 24 小时了。”

“倒计时？”姐妹俩太吃惊了，一条小狗居然知道倒计时，这到底是一条狗还是魔鬼？“你怎么知道你只有 24 小时？”

“我不能告诉你们。”白雪公主叹着气，眼睛里泪光闪闪，“我死了以后，你们千万不要难过，因为，因为我，我实际上没有生命。”

“没有生命？”姐妹俩越听越糊涂，“你到底在说什么呀？”

白雪公主重重地叹了口气：

“行了，我不能再说了。”说完，就闭上了嘴，不管姐妹俩怎么问，它再也不吭声了。

这一夜，姐妹俩一夜没合眼，她们决心要想办法救白雪公主的命。当然，她们更想弄清白雪公主的秘密。

奇怪的枪声

放学的路上，哈依丽对哈依南说：

“我们今天到‘文化街’去吧。”

“‘文化街’？到‘文化街’干什么？”哈依南不明白，“我们今天不是说好了想办法救白雪公主的吗？”

“就是为了救白雪公主我们才到‘文化街’去。”哈依丽见哈依南不明白，解释说，“我们不懂医学，只有到图书馆去查资料。”

一听说上图书馆，哈依南有点不乐意了：

“我可不想看书，在学校还没看够啊。”

“那你说怎么办？难道就眼睁睁地看着白雪公主死去？”哈依丽一问，哈依南没话说了。

“好吧，去就去吧，大不了再犯一次头疼病。”

两人向“文化街”走去。

“文化街”是城里的文化科学中心，有书店、演讲厅和

图书馆，还有一个非常漂亮的水族馆，里面养着各种各样的海生鱼类，在“文化街”的博物馆里面还有一个完整的恐龙骨架呢。原来这里是城里最热闹的地方，孩子们都愿意去玩，可最近因为大人们都忙着其他的事，没功夫带孩子们去，“文化街”就渐渐没人去了，就连哈依丽和哈依南姐妹俩也是前几年学校组织参观才去过一次，也不知现在“文化街”变成什么样了。

正是下班的时候，挤车的人太多了，两人只好走着去。转过一个街口，再走过两条街，远远就看见了“文化街”。两人加快了步子，向“文化街”走去，来到街口，正准备转身向里走去。突然“咚”地一声巨声，把两人吓得跳了起来。

“什么声音？”哈依丽双手捂着耳朵，本来就雪白的脸现在就更白了。

哈依南比姐姐镇静，她仔细听了听，小声说：

“好像，好像是枪声吧。”

“什么？枪声？”哈依丽一听吓坏了，“坏人，有坏人，我，我们快回去吧，快去叫警察来。”说着就想转身往回走。哈依南一把拉住她：

“别跑，你怕什么呀。”

“怎么不怕？你忘了电视上演的那些黑帮分子，专门绑架孩子。我……”一想到那些可怕的场面，哈依丽话也

说不出来了。

“哪有那么可怕。”哈依南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孩子，“电视上都是胡编的，别信，再说，也许我们听错了，可能不是枪声。走吧，为了白雪公主，刀山敢上，火海敢闯。”说着，拉着姐姐就往里走。哈依丽没法，只好跟着妹妹一步步往里挪。刚走进“文化街”，哈依丽又叫了起来：

“不对啊，我们是不是走错了地方？”

“怎么会错？你没看见那块牌子吗？”哈依南指着街头的“文化街”的牌子，不高兴了，对姐姐说，“你是不是害怕了，找理由。”

“我才不怕呢。”哈依丽挺起了胸膛，“可你看，这哪像文化街啊？简直就是垃圾街。”她指着街上说。

“垃圾街？”哈依南听姐姐这么一说，转过头往街上一瞧，也傻眼了。这是什么地方啊？简直像个大草原：街中间长着一人多高的野草，街道两旁的房屋里一个人影也看不到，屋顶上几只秃鹫正在急抢一块腐肉，发出“哇哇”的叫声，门窗也不知被谁取走了，几条蛇正懒洋洋地躺在窗台上晒太阳呢。两人面面相觑，不知发生了什么事。

“南南，我们回去吧。”哈依丽这下可真害怕了。

“没事。”哈依南却满不在乎地说，“怕什么，就当我们到了野生动物园吧。”

“可……”哈依丽正想说什么，突然，从草丛里“嗖”地

一声，蹿出一只小动物。哈依丽吓得一哆嗦，倒在了地上。可哈依南却高兴地叫了起来：

“兔子，兔子，快，快抓住它！”说着，也顾不上扶姐姐起来，就往草丛里钻，追兔子去了。就在这时，又听见“咚”地一声巨响，一团火光在哈依丽头顶一闪。哈依丽只觉得天旋地转，一下子趴在地上，连叫都叫不出来了。

有人打枪！

哈依南听见枪声也吓坏了，她再也顾不上抓兔子了，急忙趴在草丛里，悄悄地往外看。这时，她看见一个满脸络腮胡子的家伙手提着一把猎枪，“噔噔噔”地向姐妹俩走过来了。姐妹俩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了，不知他要干什么。

那家伙走到哈依南面前，站下了，用脚踢了踢草丛：

“出来吧，别再躲了。”

哈依南没法，只好站了起来。

“你们到这儿干什么？”那家伙粗声大嗓，冲着哈依南吼，“我到手的兔子也被你们吓跑了。”

“兔子又不是你家的。”哈依南小声说。

“可我交了钱的，那兔子应该归我，你知道不知道。”

“交钱？”哈依南奇怪了，“这是什么地方？农贸市场？还卖兔子？”

络腮胡子眼睛瞪得更大了：

“什么农贸市场？这里早就改成狩猎场了。”

“狩猎场？”哈依南大吃一惊，“这不是‘文化街’吗？”

“‘文化街’就不能打猎了，真是没见识。”络腮胡子不高兴地瞪了她一眼，扛起枪，打兔子去了。

哈依丽见络腮胡子走远了，这才悄悄地走上前来，问哈依南：

“他说什么？”哈依南把络腮胡子的话告诉了姐姐，姐姐哈依丽不信，“怎么会呢？不会吧？他肯定在撒谎。”

“管他是真是假，走，我们去弄个水落石出。”哈依南说完也不等姐姐同意，拉起哈依丽就往里走。

一路上，两人可真是看得目瞪口呆。这里完全变了样：街道杂草丛生，里面藏着不少小动物，冷不防地蹿出来，吓得两人直哆嗦；路边树上的小松鼠“吱吱”地叫着，往两人头上扔松果，蝙蝠倒挂在屋檐下，毛茸茸的身躯看着让人心里直发毛；水族馆成了斗兽场，几个游客手里拿着尖刀，正在那里同鳄鱼搏斗，身中刀伤的鳄鱼鲜血淋漓，在水中挣扎；恐龙骨架上的腿骨不知被谁偷走了，成了一只跛脚恐龙，几只巨大的蜘蛛在恐龙身上结满蛛网；恐龙脚下，一群蜥蜴已经安家落户；天文馆里什么也没有了，成了狩猎登记处，每个人只要花上一笔钱，就可以在“文化街”开枪打猎……

看着这里变成这样，姐妹俩有点担心了。哈依南问

哈依丽：

“图书馆会不会也变成餐厅，专门帮那些打猎的人加工野味？”哈依丽想象力还挺丰富，“等会我们到了图书馆说不定还能吃上野味呢。”

“你尽瞎想。”哈依丽不高兴了，“图书馆是读书的地方。书是精神粮食，怎么会成餐厅。”

说着说着，图书馆到了。两人抬头一看，嘿，图书馆的牌子还在，看来图书馆没变成餐厅。

姐妹俩一前一后地走进图书馆。眼前一亮，两人又是大吃一惊。图书馆里怎么布置得这么漂亮：地上铺着红地毯，屋顶悬挂着巨型水晶吊灯，墙上镶着大型壁画，大厅中央安放着假山，一股巨大的喷泉喷射而出，不知从何处传来一阵悠扬悦耳的音乐，令人仿佛置身于仙境之中。

图书馆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漂亮了？姐妹俩一时愣住了，傻站在那里。正在这时，一位穿着漂亮制服的小姐迈着时装步向她们迎了上来，走到她们面前深深地鞠了一躬：

“欢迎光临！”

姐妹俩被小姐的热情弄得不知所措，急忙也向小姐行礼。

“你们的态度可真好。”哈依丽忍不住说了声“谢谢”。

“不用谢，顾客就是我们的上帝！”小姐又鞠了一躬，腰弯得像个虾米，头都快触到地了。

“顾客？”哈依丽一听，急了，“不对，你说话有语病。”哈依丽是班上的语文课代表，所以不能容忍语法错误。

“语病？”小姐抬起头看着哈依丽，“请问语病什么意思？”

“你连语病都不知道？语病就是用语不规范。”哈依丽说着就要解释。哈依南可没这个耐心，在一旁插话说：

“你不应该叫我们顾客，应该叫我们读者才对。”

“读者？”小姐这下明白过来了，“你们不是来住宿的？”

“谁来住宿？我们是来看书的。”哈依南说。

“看书？”小姐一听是来看书的，脸色立刻不好看了，“那你们干嘛不早说？真是，有病还是怎么的？看书？真好笑，居然还有人看书。”说着转身就走。

哈依南一听她这么说，生气了，一把扯住小姐的袖子：

“你说清楚！谁有病？看书是有病吗？”

哈依丽也在一边帮忙：

“是啊。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。知识就是力量。”她不愧是班上的优秀学生，说起话来一套一套的。

“好啊。你们去找阶梯吧，我可没功夫跟你们吵。”小

姐用力想甩掉哈依南的手，可哈依南死死抓住不放。

“你这人太不像话了，我要找你们馆长。”

“馆长？”小姐笑了，“去找啊，他就在那边。”小姐嘴巴一咧，“看他还能把我吃了。”

哈依南回头看了看，果然看见一个上了年纪的人正在楼梯口站着，她相信了小姐的话，放开了她。小姐趁机跑开了。姐妹俩来到馆长面前。

“馆长你好！”两人向馆长行了一个少先队礼。

馆长脸上皱纹密布，说不清到底有多大年龄，也可能有六十多岁了，也可能只有二十岁。他正在专心致志地往楼梯口下面的小房间里放什么东西，姐妹俩一叫他，把他吓了一跳。

“你，你们好。”他抬起头来，扶了扶眼镜，问，“你们找我？有什么事？”

哈依南抢着把她们想看书的事说了，又说了刚才那位小姐的态度。

“你要好好批评批评她，她太不像话了。”

“不尊重知识就是不尊重人自己。”哈依丽又背了一句不知谁的名言。

馆长听了姐妹俩的话，叹了口气：

“唉，没办法。我现在管不了她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难道你不是馆长？难道你是假冒伪劣产